

群書治要

卅

漢書門類			
二七三五	一三四五	一〇四	四七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二七三五	一三四五	一〇四	四七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35	
冊數		47(27)	
函號		297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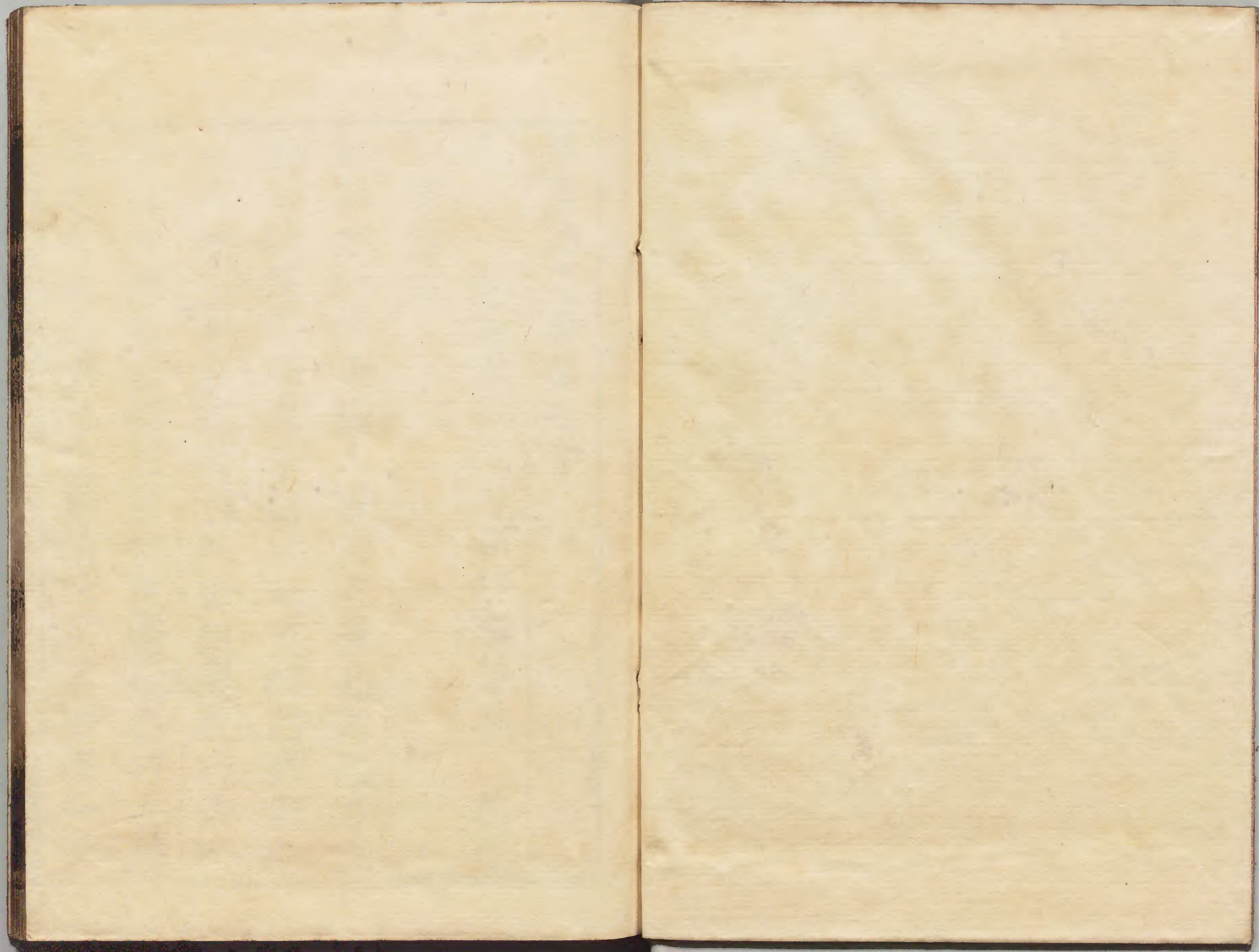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

淺草文庫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晉書下

劉毅字仲雄東萊人世治身清高厲志方直
為司隸校尉皇太子鼓吹入東掖門毅奏劾
保傳以下詔赦然後得入世祖問毅曰卿以
吾可方漢何帝對曰可方桓靈世祖曰吾雖
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為治又平吳會混一天

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
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殆不

如桓靈世

習鑿齒陽秋曰毅荅已帝大笑曰桓靈之朝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

不同乎散騎常侍鄒湛進曰世說以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多不同昔馮唐荅曰文帝曰不能用頗牧而文帝怒今劉毅言犯順而陛下樂以此相校聖德乃過之也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今於小事而見褒之甚耶湛曰聖詔所及皆可豫先籌計以長短相推慕名者能行為之至如何詔非明怒內充苞之德慶不可為也臣聞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起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非虎弱蜂蠆強也倉卒出於

意外故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辭語有自然之逆順向劉毅始言臣等莫不變色易容而仰視陛下者陛下發不世之詔出思慮之外臣之喜慶不亦宜乎之 遷尚書左

僕射龍見武庫井中車駕親觀有喜色於是

外內議當賀毅獨表曰昔龍降鄭時門人之

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廷卜藏其粢至周幽王

禍豐乃發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曰政

德未脩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示以為瞿

然賀慶之事宜詳依典義動靜數示世上疏

陳九品之弊曰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爲本官
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
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三者雖聖哲
在上嚴刑督之猶不可治故堯求俊人而得
四凶三載考績而饗饗得成使世主雖有上
聖之明而無考察之法授凡庸之才而去賞
罰之勸則爲開蕪豈徒四族側陋何望於時
哉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

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
僞由於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訴之忌榮
黨橫越威福擅行用心百愁求者萬端廉讓
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訥訥但爭品位不
聞推讓流俗之過一至於此竊爲聖世耻之
愚心之所非者不可以一槩論輒條列其事
夫名狀以當才爲清品輩以得實爲平治亂
之要不可不允清平者治化之美枉盤者亂

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
器有大小達有早晚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
四子異行而鈞義陳平韓信咲侮於邑里而
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
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
實務依黨利不鈞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舉者
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前鄙後
脩者則引古以病今古賢今病者則考虛以

覆過質直者罪以違時阿容者善其得和慶
遠者責以小檢才近者美其令俗齋量者以
己爲限高下逐強弱是非隨愛憎憑權附黨
毀平從親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
則壯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
或以計協登進附託必達守道困悴無報於
身必見割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凌弱黨
強以植後利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

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爲亂源昔
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卿黨之
義崇六親之行人道賢否於是見矣然卿老
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
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脩本州
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天下大治浮華邪佞
無所容潛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
或給役殊方面猶不識况盡其才力而中正

知興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壹府納毀於流
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德受則有彼此之偏
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
其度既無卿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
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
求成不由行立故狀無實事諧文浮飾品不
按功黨譽虛妄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
華朋黨之事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

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則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所䟽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爲虛譽以治風俗狀無實行以宰官職則品不能料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脩職名中正實爲蓋府事名九品而八損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

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更立一代之美制愚臣以爲便也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領中書令名重一世朝野擬爲台輔而荀勗馮統等深忌疾之會世祖問華誰可付以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旣非上意所在微爲忤旨間言得行以華爲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朝議欲徵華入

相馮統乾沒苦陷以華有震主之名不可保
必遂徵爲太常以小事免官世祖崩遷中書
監加侍中遂盡忠救匡彌縫補闕雖當闇王
虐后之朝猶使海內晏然遷司空卓尔獨立
無所阿比趙王倫及孫秀等疾華如讎倫秀
豐起遂與斐頽俱被害朝野之士莫不悲酸
裴頽字逸民河東人世遷尚書左僕射侍中
元康七年以陳准子匡韓蔚子嵩並侍東宮

頽諫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遊接必
簡英雋宜用成德賢邵之才匡嵩幼弱未識
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夙成之表而今有
童子侍從之聲未是光闡遐風之弘理也頽
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魏朱以來轉更增
甚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
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
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

教陵遲願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世雖知其言之益治而莫能革世朝廷之士皆以遺事爲高四海尚寧而有識者知其將亂矣而夷狄遂淪中州者其禮久亡故也倫秀之興豐顧張華但見害朝綱傾弛遠近悼之

傅玄字休奕北地人也性剛直果勁不能容人之非世祖受禪加駙馬都尉與皇甫陶俱掌諫職玄志在拾遺多所獻替上疏曰前皇

甫陶上事爲政之要計民而置官分民而授事陶之所上義合古制前春樂平太守胃志上欲爲博士置史卒此尊儒之一隅也主者奏寢之今志典千里臣等並受殊寵雖言辭不足以自申意在有益主者請寢多不施用臣恐草萊之士雖懷一善莫敢獻之矣詔曰凡開言於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苦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所忼慨也其甚

者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嘗不歎息也
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拒庶幾得以發蒙
補過獲保高位嗾舌納言諸賢當深解此心
務使下情必盡苟言偏善情在忠益不可責
備於一人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
曠然恕之古人猶不拒誹謗况皆善意在可
采錄乎近者孔晁綦母和皆案以輕慢之罪
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

忌也又每有陳事輒出付主者主者衆事之
本故身而所處當多從深刻至乃云恩憾當
由上出出村外者寧縱刻峻是信耶故復因
此喻意玄遷侍中

任愷字元稟樂安人也爲侍中愷性忠直以
社稷爲己任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諮焉愷惡
賈充之爲人不欲令久執政每裁抑之充病
之後承閒稱愷忠公局正每宜在東宮使保

護太子外假稱揚內斥遠之帝以爲太子少
傅而侍中如故充計盡不行會吏部尚書缺
好事者爲充謀曰今揔門下樞要得與上親
接宜啓令典選便得漸踈此一都令史事耳
且九流難精閒隙易乘充即啓稱愷才能宜
在官人之職世祖不疑充挾邪而以選官勢
望唯賢是任即日用愷愷旣在尚書侍覲轉
希充與荀勗馮紆承閒譖問免官愷受黜在

家充毀問得行世祖情遂漸薄然衆論明愷
爲人羣共舉愷爲河南尹甚得朝野稱譽而
賈充朋黨日夜求愷小過又諷有司奏愷免
官後起爲太常不得志遂以憂卒

裴楷字叔則河東人也爲侍中世祖嘗問曰
朕應天順民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
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
舜者賈充之徒猶在朝也天逆取而慎守湯

武是也今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之以私也

和嶠字長輿汝南人也世遷侍中嶠見東宮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世祖默然後與荀勗同侍世祖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粗及世事既奉詔而還勗勗並稱皇太子明識弘雅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悅

而起嶠以爲國雖休明終必喪亂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爲憂或以告賈妃妃銜之愍懷建宮官嶠爲太子少傅太子朝西宮嶠從入賈后使惠帝問嶠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

郊詵字廣基濟陰人也舉賢良對策曰臣竊觀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

相與求爵此風俗所以異流也古之官人君
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
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復父兄營之
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
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脩道窮在失義故靜
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
動以要之也天地不能頓爲寒暑人主亦不
能頓爲治亂故寒暑漸於春秋治亂起於得

失當今之世官者無閔梁邪門啓矣朝廷不
責賢正路塞矣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
閔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亦
有罰有罰則有司莫不悚也以求其才焉今
則不然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虎兕出檻
不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雖聖思
勞於夙夜所使爲政恒得此屬欲化美俗平
亦俟河之清耳爲左丞劾奏吏部尚書崔洪

洪曰我舉郗丞而還奏我此爲挽弩自射詭
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厥以軍法戮
宣子之僕謂諸大夫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
其事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舉惟官是視
各明在公何故斯言乃至於此洪聞之慙服
荀勗字公曾穎陰人也爲中書監加侍中勗
才學博覽有可觀採而性邪佞與賈充馮紘
共相朋黨朝廷賢臣心不能悅任愷因機舉

充鎮關中世祖即詔遣之勗謂紘曰賈公遠
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爲妃
則不營留而自停矣勗與紘伺世祖間並稱
充女淑令風姿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
子有閔睢后妃之德遂成婚焉

馮紘字少曹安平人也稍遷左衛將軍取顏
悅色寵愛日隆賈充荀勗並與之親善世祖
詔治金墉廢賈妃已定紘與勗乾沒救請故

得不廢轉侍中世祖篤病得愈統與勗乃言
於世祖曰陛下前者病若不差太子其廢矣
齊王爲百姓所歸公卿所仰雖欲高讓其得
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世祖納之初謀伐
吳統與勗共苦諫世祖不納斷從張華吳
平統內懷慙懼疾華如讎及華外鎮威德太
著朝論官徵爲尚書令統從容侍帝論晉魏
故事因曰臣常謂鍾會之反頗由太祖帝勃

然曰何言邪統曰臣以爲夫善御者必識六
轡盈縮之勢善治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是
故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以抑掎
克終非上之人有仁暴之異在下者有愚智
之殊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見有限
而太祖辨誘太過喜其謀猷盛其名位授以
重勢故會自謂策無遺策功在不賞張利害
遂構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

抑之權勢納之以軌度則逆心無由而生亂
事無階而成世祖曰然統誓首曰愚臣之言
宜慎堅冰之道無令如會之徒復致覆喪世
祖曰當今豈有會乎統曰陛下謀謨之臣著
大功於天下四海莫不聞知據方鎮搃戎馬
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世祖默然徵張華
爲太常尋免華官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也除淮南相上疏曰臣
竊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
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治
治安遺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而樹
藩屏深根固蒂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跡三代
如或當身之治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
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
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
階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治樹不拔

勢則天下無遺憂矣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
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爲天下者任勢而
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
郡縣之治小察理而大勢危諸侯牧民近多
違而遠慮固聖王惟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
苞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維
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賢嗣也然武王
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且

善言今者必有以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
殘缺其事難詳至於三代則並建明德及舉
王之顯親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
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延將千載逮至秦氏罷
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
漢承周秦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
餘年揆其封建雖制度舛錯不盡事中然跡
其衰亡恒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強盛

也昔呂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
國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難自是之後威權
削奪諸侯示食祖俸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
莽得擅本朝遂其姦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
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祚
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閉親戚幽囚子弟是以
神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
徵可見於此矣然則建邦苟盡其理則無向

不可故曰爲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
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審量事勢使
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窮上
下一心愛國如家視人如子然後能保荷天
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於古之諸侯
而君賤其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
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
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繫常不累十年

好惡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爲宜早創
大制遲迴衆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
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
如今之爲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弃穀帛之
資無補鎮國衛土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
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
必不行者也若推親踈轉有所廢以有所樹
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也今宜豫開此

地使親踈遠近不錯其制然後可以永安然
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非急所須漸而
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旣具其羣臣
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
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
先建之至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
相命於天子其餘衆職乃死生之斷穀帛資
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周之建侯

長享其國與王者並遠者延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違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孰興滅繼絕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郡后思懼胤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

周室所以長存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於罪戮國遂以亡不崇興滅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輔故蒞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脩周舊跡國君雖或失道陷於誅絕又無子應除苟有始封支胤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生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由網密今又宜

都寬其檢其建侯之理本經盛衰慮閑強弱
則天下同忿并力誅之大制都邑班之羣后
著誓丹青畫之玉板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
在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况萬乘之主
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故臣願
陛下置天下於自安之地寄大業於固成之
勢則可以無遺憂矣今闔閭少名士官司無
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

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
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
進無准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也天下至
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於天下故非垂聽
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治執要而已委務於
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即定無所與焉非
憚日側之勤而牽於逸豫之虞誠以治體宜
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闇是非

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
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
人君恒居其易則治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
人主恒能居易執要以衛其下然後人臣功
罪形於成敗之徵無所逃其誅賞故罪不可
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蔽
則違慢日肅此爲治之大略也天下至大非
垂聽所周又精始難按考終易明今人主不

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
能否不別陛下縱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
於下至如今事應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
得精可三分之二今親掌者受成於上上之
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知所責也
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
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夫法
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

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固所不犯之地而悉糺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此所謂欲治而反亂者也是以善爲治者網舉而網踈網舉則所羅者廣網踈則小罪必漏所羅者廣則大罪不縱則甚泰必刑微過必漏則爲政不苛甚泰必刑然後犯治必塞此爲治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爲監司者頗大綱不振而網甚密網甚

密則微過必舉微過人情所必有而不足以害治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強橫肆豪強橫肆則平民失職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非徒無益於治體清議乃由此益傷古人有言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治則皆天網之所漏也所犯在甚泰然後王誅所必加此

舉罪淺深之大例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
不善者必夷戮警衆此爲治誅赦之准式也
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
過清議益頽是以聖王深識人情而達治體
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
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寬而前旒充續
塞耳意在去苛察舉甚恭善惡之報必取其
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今

則當小罪甚察而時不加治者明小罪非亂
治之姦也害治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
兕豹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隅隙時政所失少
有此類陛下宜及而求之乃得所務也

江統字應元陳留人也除華陰令時關隴屢
爲互羌所擾牧守淪沒黎庶塗炭孟觀西討
生禽齊萬年羣互死散統深惟四夷亂華宜
杜其萌乃作從戎論其辭曰夫蠻夷戎狄謂

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
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法俗詭異或居
絕域之外山河之表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
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其性氣貪婪凶捍
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
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道化
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強也以殷之高
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狻狁高

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
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
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未
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
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唯以
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替顛執費而邊城不
弛固守爲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
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

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
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
爲己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
興姜戎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城陸渾陰戎據
伊洛之間搜瞞之屬侵入齊宋陵虐刑衛南
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若綫始皇之并天
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當時中國無復四
夷矣漢興而都長安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

莽之敗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
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
翊河東空地而與齊民雜處數歲之後族類
繁息旣恃其服強且苦漢民侵之永初之元
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互以爲行衛於
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
覆沒將守屠破城邑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
漢東掠趙魏唐突軼關侵及河內十年之中

夷夏俱弊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
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
腹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
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雍州
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唯此爲大漢末之
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
一彼一此魏武皇帝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
欲以弱寇疆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

時之勢非所以保境安民爲萬世之利也今
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
上上帝王之都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
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體不與華同而因其
襄弊遷之畿服吏民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
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
哀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
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

之民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
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
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
內諸差著先零罕汧析支之地徙快風始平
京兆之兵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各附
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
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義下為盛
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

遠中國隔閩山河雖為寇暴所害不廣是以
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有征
無戰全軍獨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亦
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
得成其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
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荐飢累荒
凶逆既戮悔惡初附且歎且畏咸懷危懼百
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

思雨露誠宜鎮之以靜黜而綏之以安豫而
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徒
自猜之寇以無穀之民遷乏食之虜恐勢盡
力屈諸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交未
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荅曰羌戎狡猾傷害
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而今異類瓦解同
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子以此等爲尚
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

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
曰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
長之命而今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
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其自疑危懼畏怖促
遽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
散流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
賢之謀事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
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

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令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變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閩中之民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故當傾閩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民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實閩中

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舉小勞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求降附於彌扶羅值世喪亂遂乘豐而作虜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

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
散居六郡咸熙之際分爲三率秦始之初又
增爲四今五郡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
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互羌
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
今晉民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
况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陣
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

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
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喻發遣還其
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織介之
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爲著作郎

孫盛陽秋
載機五等

論曰夫體國經野先王所真創制垂基思隆
後業然而經略不同長短異術五等之制始
於黃唐郡縣之治創於秦漢得失成敗備在
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王者知帝業至
重天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
任重必於借力制廣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

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伍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以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禦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知厚已，利物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爲已在乎利人。是以分天下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已，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傳世之祚。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禮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致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強殺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民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群后之圖。身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故世及之制，弊禍終乎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且涉商人

式文質相濟，損益有物。然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介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罔知百世非可懸禦，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珍。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基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於其翼。載及其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遺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與降及亡秦，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疵，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享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顛沛之豐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聞土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行宮勤王，諸侯必應。一朝震矜，遠國先叛。

故強晉收其請墜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
豈劉項之能闕關勝廣之敢號呼哉借使秦
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共興亡其覆滅之
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王侯境土踰溢
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
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土民之力勢足者
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網七子衝其
漏網皇祚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
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逮至中葉忌其失
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
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
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
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茲元
弁率有強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縱橫而
城地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與王室放
命者七臣于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

據其天色鉦聲震於闔宇鋒鏑流乎絳關然
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
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僕
陛闡暫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
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
隆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
亡夫何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
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軍勢耳故
列土抱琬終委冠離之手忠臣變節以助虜
非與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
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衆
望未改而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
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
亂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
多故郡縣易以爲政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

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滯昏之君無所容
遇何則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
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准才則貪殘之
萌皆群后也安在不亂之哉故後王有以之
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已思治郡縣
之長爲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
之常志修已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
情銳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
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
君無率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
知國爲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
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
爲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
賢居政則功有厚薄而兩愚處亂則過有深
淺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
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也

胡威字伯武淮南人也父質字文德清廉潔
白質之爲荊州刺史威也自京都定省家貧
每至客舍自放驢取糶旣至見父停廐中十
餘日告歸臨辭賜絹一匹爲道中資威跪曰
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奉祿
之餘故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荊州帳下
都督聞威將去請假還家持資糧於路要威
因與爲伴每事佐助又進飯食威疑而誘問

之既知乃取所賜綃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
他信以日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史名父子清
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為安豐大守徐州刺
史政化大行後入朝世祖因言次謂威曰卿
清就如父清對曰臣不如也世祖曰以何為
勝邪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
臣不及遠也世祖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累
遷豫州刺史入為尚書

周顓字伯仁汝南人也為尚書左僕射王敦
作逆石頭既王師敗績顓奉詔往詣敦曰伯
仁卿負我顓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
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
不知所答左右文武勸顓避敦曰吾備為大
臣朝廷喪破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者
邪俄而被收於石頭害之
陶侃字士行廬江人也為荊州刺史政刑清

明惠施均洽故楚郢士女莫不相慶引接踵
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
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
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乘也諸參佐或以談
戲廢事者乃命取蒲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
將則加鞭朴曰擇蒲者牧奴戲耳老莊浮華
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
接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於是

朝野用命移風易俗

高崧字茂琰廣陵人也累轉侍中哀帝雅好
服會崧諫以爲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實是
日月之一蝕也帝欲脩鴻寶禮崧反覆表諫
事遂不行

何充字次道廬江灊人也爲護軍中書令顯
宗初崩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
改易懼非長計庾冰等不從故康帝遂立帝

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洪業二君之力也
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
升平之世康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孝宗加錄
尚書事侍中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己任凡所
選用皆以功臣爲先不以私恩樹用親戚談
者以此重之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人也早孤事母孝謹愛
敬著於色養幾滅郛於執喪居近韓康伯家

康之母賢明婦人每聞隱之哭臨饌輟食當
織投杼爲之悲泣如此終其喪謂伯白汝若
得在官人之任當舉如此之徒及伯爲吏部
超選隱之遂階清級爲龍驤將軍廣州刺史
州之北界有水名曰貪泉父老云飲此水者
使廉士變節隱之始踐境先至水所酌而飲
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
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清操踰厲化被幽

荒詔曰廣州刺史吳隱之孝友過人祿均九
族處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饗惟錯之富
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務嗇南域改觀朕有
嘉焉可進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穀千斛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

文政癸未

